

邯鄲記

邯鄲記
明·湯顯祖

●第一出 标引

〔渔家傲〕〔末上〕乌兔天边才打照，仙翁海上驴儿叫。一霎蟠桃花绽了，犹难道，仙花也要闲人扫。一枕余甜昏又晓，凭谁拨转通天窍？白日<歹坐>西还是早，回头笑，忙忙过了邯郸道。

何仙姑独游花下，吕洞宾三过岳阳。

俏崔氏坐成花烛，蠢卢生梦醒黄梁。

●第二出 行田

〔破齐阵〕〔生上〕极目云霄有路，惊心岁月无涯。
白屋三间，红尘一榻，放顿愁肠不下。展秋窗腐草无萤火，
盼古道垂杨有暮鸦，西风吹鬓华。

（〔菩萨蛮倒句〕客惊秋色山东宅，宅东山色秋惊客。
卢姓旧家儒，儒家旧姓卢。隐名何借问？问借何名隐？
生小误痴情，情痴误小生。小生乃山东卢生是也。
始祖籍贯范阳郡，土长根生。先父流移邯郸县，村居草食。
自离母穴，生成背厚腰圆。未到师门，早已眉清目秀。
眼到口到心到，于书无所不窥。时来运来命来，所事何件不晓！
数什么道理，茧丝牛毛，我笔尖头一些些都簷的进，挑的出。
怕那家文章，龙牙凤尾，我锦囊底一样样都放的去，收的来。
呀，说则说了百千万般，遇不遇兮二十六岁。今日才子，明日才子，
李赤是李白之兄；这科状元，那科状元，梁九乃梁八之弟。
之乎者也，今文岂在我之先？亦已焉哉，前世落在人之后。
衣冠欠整，粮不粮，莠不莠，人看处面目可憎；世事都知，
哑则哑，聋则聋，自觉得语言无味。真乃是

人无气势精神减，家少衣粮应对微。所赖有数亩荒田，正直秋风禾黍。凉后进难攀先进，谁想这君子也，如用之？学老圃混着老农，难道是小人哉，何须也？到九秋天气，穿扮得衣无衣，褐无褐，不凑膝短裘敝貂；往三家店儿，乘坐着马非马，驴非驴，略搭脚青驹似狗。呀，虽则如此，无之奈何，不免鞦上蹇驴，散心一会。（鞦驴，驴鸣介）我此驴也相伴多年了，再不能够驮马高车，年年邯郸道上也！（行介）

〔柳摇金〕青驴紧跨，霜风渐加。克膝的短裘，揞不住沙尘刮。空田噪晚鸦，牛背上夕阳西下。秋风古道，红树槎牙。槎牙，唱道是秋容如画。

（日已向晚，且西村暂住，明日再田上去。）

返照入闾巷，忧来共谁语？

古道少人行，秋风动禾黍。

●第三出 度世

（扮吕仙褙袱葫芦枕上）（集唐）蓬岛何曾见一人？
披星带月斩麒麟。无缘邀得乘风去，回向瀛洲看日轮。
自家吕岩，字洞宾，京兆人也。忝中文科进士，素性饮酒任侠。曾于咸阳市上，酒中杀人，因而亡命，久之贫落。道遇正阳子钟离权先生，能使飞升黄白之术，见贫道行旅消乏，将石子半斤，点成黄金一十八两，分付贫道仔细收用。贫道心中有疑，叩了一头，稟问师父：师父，此乃点石为金，后来仍变为石乎？师父说：五百年后，仍化为石。贫道立取黄金抛散。虽然一时济我缓急，可惜误了五百年后遇金人。师父哑然大笑：吕岩，吕岩，一点好心，可登仙界。遂将六一飞升之术，心心密证，口口相传。行之三十余年，忝登了上八洞神仙之位。只因前生道缘深重，此生功行缠绵。性颇混尘，心存度世。近奉东华帝旨，新修一座蓬莱山门，门外蟠桃一株，三百年其花才放。时有皓劫刚风，等闲吹落花片，塞碍天门。先是贫道度了一位何仙姑来此，逐日扫花。近奉东华帝旨，何姑证入仙班，

因此张果老仙尊又着贫道驾云腾雾，于赤县神州再觅一人，来供扫花之役。道犹未了，何姑笑舞而来也。（何仙姑持帚上）好风吹起落花也。）

〔赏花时〕翠凤毛翎札帚叉，闲踏天门扫落花。你看风起玉尘砂，猛可的那一层云下，抵多少门外即天涯。

（〔见介〕洞宾先生何往？〔吕〕恭喜你领了东华帝旨，证了仙班。果老仙翁诚恐你高班已上，扫花无人，着我再往尘寰，度取一位。敢支分杀人也。〔何〕洞宾先生大功行了。只此去未知何处度人？蟠桃宴可赶的上也？）

〔么〕你休再剑斩黄龙一线差，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。你与俺高眼向云霞，洞宾呵，你得了人早些儿回话。迟呵，错教人留恨碧桃花。

（〔下，吕〕仙姑别去，不免将此磁枕褙袱驾云而去也。枕是头边枕，磁为心上慈。〔下，丑上〕我这南湖秋水夜无烟，奈可乘流直上天。且就洞庭赊月色，将船买酒白云边。〔内笑介〕小二哥发誓不赊，又赊了

。〔丑〕賒的賒一月，买的买一船。小子在这岳阳楼前，开张个大酒店。因这洞庭湖水多，酒都扯淡了。这几日賒也没人来，好笑，好笑。〔内叫介〕小二哥，那不是两个賒的来了？〔丑〕请进，请进。〔扮二客上〕一生湖海客，半醉洞庭秋。小二哥，买酒。〔丑应介，客看壶介〕酒壶上怎生写着洞庭二字？〔丑〕盛水哩。〔客笑介〕也罢，拚我们海量，吞你几个洞庭湖。〔丑〕二位较量饮。〔一客〕小子鄱阳湖生意，饮八百杯罢。〔一客〕小子庐江客，饮三百杯。〔丑〕这等消我酒不去。八百鄱阳三百焦，到不得我这把壶一个腰。〔客〕好大壶嘴哩。〔做饮唱随意介，丑〕又一个带牛鼻子的来了。〕

〔中吕粉蝶儿〕〔吕上〕秋色萧疏，下的来几重云树。卷沧桑半叶浅蓬壶。践朝霞，乘暮霭，一步捱一步。刚则背上葫芦，这淡黄生可人衣服。

〔醉春风〕则为俺无挂碍的热心肠，引下些有商量来的清肺腑。这些时蹬着眼下山头，把世界几点儿来数，数。这底是三楚三齐，那底是三秦三晋。更有找不

着的三吴三蜀。

（说话中间，前面洞庭湖了。好一座岳阳楼也。）

〔红绣鞋〕趁江乡落霞孤鹭，弄潇湘云影苍梧。残暮雨，响菰蒲。晴岚山市语，烟水捕鱼图，把世人心闲看取。

（边旁放着一座大酒店。店主有么？〔丑应介〕请进，请进。〔作送酒介〕）

〔迎仙客〕〔吕〕俺曾把黄鹤楼铁笛吹，又到这岳阳楼将村酒沽。（好景，好景。前面汉阳江，上面潇湘苍梧，下面湖北江东。请了。〔丑〕请什么子？）〔吕〕来稽首是有礼数的洞庭君主。（〔丑〕鬼话！）〔内雁叫介，吕〕听平沙落雁呼，远水孤帆出，这其中正洞庭归客伤心处，赶不上斜阳渡。

（〔吕作醉介〕酒是神仙造，神仙吃，你这一班儿也知道吃什么酒？〔二客恼介〕哎也哎也，可不道一品官，二品客，到不高如你？我穿的细软罗缎，吃的细料茶食，用的细丝镬锭。似你这般，不看你吃的，看你穿的哩，希泥希烂的。醒眼看醉汉，你醉汉不堪扶。

〔吕笑介〕

〔石榴花〕俺也不和他评高下，说精粗，道俺个醉汉不堪扶，偏你那看醉人的醒眼不模糊。则怕你村沙势比俺更俗，横死眼比俺更毒。〔二客云〕野狐骚道，出口伤人。还不去？还不去扯破他衣服。〕〔吕〕为什么扯断丝带，抓破衣服，骂俺作顽涎骚道野狐徒？

〔客〕好笑，好笑，便那葫芦中，那讨些子药物，都是烧酒气。〕

〔斗鹤鹑〕〔吕〕你笑他盛酒的葫芦，须有些不着紧的信物。硬擎着你七尺之躯，俺老先生看汝：〔客〕看什么子？无过是酒色财气，人之本等哩。〔吕〕你说是人之本等，〕则见使酒的烂了肋肚。〔客〕气呢？〕〔吕〕使气的腆破胸脯。〔客〕财呢？〕〔吕〕急财的守着家兄。〔客〕色呢？〕〔吕〕急色的守着院主。

〔上小楼〕〔吕〕这四般儿非亲者故，四般儿为人造畜。〔客〕难道。〔人有了君臣，才是富贵。有儿女家小，才快活。都是酒色财气上来的，怎生住的手？〕〔吕〕你道是对面君臣，一胞儿女，帖肉妻夫。则那一

口气不遂了心，来从何处来？去从何处去？俺替你愁，俺替你想，敢四般儿那时才住？

（〔客〕一会子先生一些阴阳昼夜不知。（〔吕笑介〕你可知么？）

〔么〕问你个如何是毕月乌？〔客〕月黑了就是。

〔吕〕如何是房日兔？（〔客想介〕醉了房儿里吐去。）

〔吕〕你道如何是三更之午，十月之余，一刻之初？

（〔客〕听他什么，只穀酒。）〔吕笑介〕问着呵，则是一班儿嘴秃速，难道偏则我出家人有五行攒聚？

（〔众瞧介〕包儿里是个磁瓦枕，打碎他的。（〔吕〕怎碎的他呵？〔客〕是什么生料，碎不的他？）

〔白鹤子〕〔吕〕是黄婆土筑了基，放在偃月炉。封固的是七般泥，用坎离为药物。

（〔客〕怎生下火？）

〔么〕〔吕〕扇风囊，随鼓铸。磁汞料，写流珠。烧的那粉红丹色样殊，全不见枕根头一线儿丝痕路。

（〔客笑介〕枕儿两头大窟弄，先生害头风出气的？）

〔幺〕〔吕〕这是按八风，开地户。凭二曜，透天枢。〔客〕到空空的亮。〔吕〕有甚的空笼样枕江山，早则是连环套通肺腑。

〔列位都来盹上一会么？〔客〕寡汉睡的。〔吕笑介〕到不寡哩。〕

〔幺〕半凹儿承姘女，并枕的好妻夫。〔客〕有甚好处？〔吕〕好消息在其中，但枕着都有个回心处。

〔〔客〕难道有这话？我们再也不信。〔吕〕此处无缘，列位看官们请了。〕

〔快活三〕不是俺袖青蛇胆气粗，则是俺凭长啸海天孤。则俺朗吟飞过洞庭湖，度的是有缘人人何处？

〔〔下，众笑介〕那先生被我们柴啷的去了，我们也去罢。相逢不饮空归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〔众下，吕上〕好笑，好笑，一个大岳阳楼，无人可度，只索望西北方迤迳而去。〕

〔鲍老儿〕这是你自来的辛苦，一口气许了师父。少不得逢人问渡，遇主寻涂。是不是口鬻着道词，一路的做鬼妆狐。

邯郸记

（呀，一道清气，贯于燕之南，赵之北，不免掀转云头，顺风而去。）

〔满庭芳〕非关俺妄言祸福，怎头直上非烟非雾，脚踏下非楚非吴，眼抹里这非赤也非乌？莫不是青牛气函关直竖？莫不是蜃楼气东海横铺？没罗镜分金指度，打向假随方认取。呀，却原来是近清河，邯郸全赵那边隅。

（仔细看来，是邯郸地方。此中怎得有神仙气候也？）

〔耍孩儿〕《史记》上单注着会歌舞邯郸女，俺则道几千年出不的个藺相如。却怎生祥云气罩定不寻俗？满尘埃他别样通疏。知他芦花明月人何处？流水高山客有无？俺到那有权术，偷鞭影看他驴橛，下探竿识得龙鱼。

〔尾声〕欠一个蓬莱洞扫花人，走一片邯郸城寻地主。但是有缘人，俺尽把神仙许。则这热心儿，普天下遇着他都姓吕。

日月秘灵洞，云霞辞世人。

邯郸记

为结同心侣，逍遥下碧空。

●第四出 入梦

〔丑上〕北地秋深带早寒，白头祖籍住邯郸。开张村务黄粱饭，是客都谈处世难。小子在这赵州桥北，开一个小小饭店。这店前店后田庄，半是范阳镇卢家的。他家往来歇脚，在我店中。也有远方客商，来此打火。目今点心时分，看有甚人来。〔吕背褡袱枕笑上〕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铛里煮乾坤。贫道打从岳阳楼上，望见一缕青气，竟接邯郸。迢迢寻来，原来此气落在邯郸县赵州桥西卢生之宅。贫道即从人中，观见卢生，相貌精奇古怪。真有半仙之分，便待引见而度之。则为此人沉障久深，心神难定，因他学成文武之艺，未得旧于帝王之家。以此落落其人，闷闷而已。此非口舌所能动也。〔想介〕则除是如此如此，才有个醒发之处。俺先到店窝儿候他也。）

〔锁南枝〕青蛇气，碧玉袍，按下了云头离碧霄。蓦过赵州桥，蹬上这邯郸道。〔内鸡鸣犬吠介，吕〕好一座村庄，犬吠鸡鸣，颇堪消遣。〔丑见介〕客官请坐。〕〔吕〕俺把担囊放，尘榻高，比那岳阳楼近多少？

〔丑〕道丈何来？〔吕〕我乃回道人，借坐一会。

〔背介〕那人骑一匹青驴驹来也。〔嘿诀介〕那驴儿鸡儿犬儿和那尘世中一班人物，但是精灵合用的，都要依吾法旨听用，不得有违。敕！)

〔前腔〕〔生短裘鞭驴上〕风吹帽，裘敝貂，短秃促青驴鞦断了稍。〔丑〕卢大官人。〕〔生〕町疃里，一周遭，那<车录>轴畔谁相叫？（原来邸舍中主人，我且坐一会去。驴系这桩橛上，吃些草。〔丑〕知道了。)

〔生见吕介〕轻提手，当折腰，但相逢这面儿好。

〔生〕店主人，这位老翁何处？〔丑〕回回国来的。〔生〕老翁容貌，不像回回。〔吕〕贫道姓回，从岳阳楼过此。足下高姓？〔生〕小子卢生是也。久闻的个岳阳楼，景致何如？〔吕〕有《岳阳楼记》一篇，略表白几句你听：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。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荡荡，横无际涯。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。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。北近巫峡，南极潇湘，仙客骚人，多会于此。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？若夫霏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；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；日星隐曜，山岳潜形；

商旅不行，檣倾楫摧；薄暮冥冥，虎啸猿啼；登斯楼也，则有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者矣。至若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；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；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；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；而或长烟一空，皓月千里；浮光跃金，静影沈璧；渔歌互答，此乐何极！登斯楼也，则有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把酒临风，其乐洋洋者矣。（生）好景致也。老翁记的恁熟，讽诵如流，可到了几次？（吕）不多，三次了。有诗为证：朝游碧落暮苍梧，袖有青蛇胆气粗。三过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。（生）老翁好吟咏也。则朝游碧落暮苍梧，苍梧在南楚地方，碧落在那里？（吕）若论碧落路程，眼前便是。（生笑介）老翁哄弄庄家哩。（吕）这等，且说今年庄家如何？（生）谢圣人在上，去秋庄家，一亩打七石八斗。今岁整整的打够了九石九哩。（吕）这等你受用哩。（生笑介）可是受用了。（生忽起自看破裘叹介）大丈夫生世不谐，而穷困如是乎？（吕）观子肌肤极腴，体胖无恙，谈谐方畅，而叹穷困者何也？）

〔前腔〕你身无恙，生事饶，旅舍里相逢如故交。畅好的不妆乔，正用欢言笑，因何恨？不自聊，叹孤穷还待怎生好？

（〔生〕老翁说我谈谐得意，吾此苟生耳，何得意之有！〔吕〕此而不得意，何等为得意乎？〔生〕大丈夫当建功树名，出将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选声而听，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饶，然后可以言得意也。）

〔前腔〕俺呵身游艺，心计高，试青紫当年如拾毛。到如今呵，俺三十算齐头，尚走这田间道。老翁，有何畅，叫俺心自聊？你道俺未称穷，还待怎生好？

（〔生作痴介〕我一时困倦起来了。〔丑〕想是饥乏了，小人炊黄粱为君一饭。〔生〕待我榻上打个盹。〔睡介〕少个枕儿。〔吕〕卢生，卢生，你待要一生得意，我解囊中赠君一枕。〔开囊取枕与生介〕）

〔尾声〕看你困中人无智把精神倒，（你枕此枕呵，）敢着你万事如期意气高。（店主人，你去）煮黄粱要他美甘甘清睡个饱。（吕下，生作睡不稳介，看枕介）

（〔懒画眉〕这枕呵，）不是藤穿刺绣锦编牙，好
